

春天来信

(外二首)

朱俊

白鹭蹬开水面时
粉色信封上
已经盖好邮戳
柳枝单薄的绿衫
被风掀起一角
恰好留给云朵
可以穿梭的空间

云朵在山间流淌

云朵在石缝间游移时
一尾鱼咬碎了
整座山的寂静
吞吐间 溪水苏醒
展开成辽阔的信纸
桃花读懂了季节的来信
风停时分
那些被云朵偶然截获的情话
正以水纹的频率
轻轻颤动

月光叙事曲

月光在釉面流淌时
一只苹果的伤口里
渗出半阙啾啾的夜曲
夕阳将日记写在塔尖
窗棂间游移的春秋
与宿命静静对峙
所有坠落的星群
都在暗处重新校准——
自己的轨道

四月的细语

裴金超

轻启樱唇的四月
把秘密说给风听

雨滴轻叩窗棂
似在唤醒沉睡心灵
风摇曳草尖
悄悄传递春的语言

柳丝悠悠飘荡
诉说着春日的柔肠
樱花簌簌飘旋
呢喃浪漫的诗篇
蜜蜂嗡嗡浅唱
分享着甜蜜的事业

阳光温柔铺展
许下温暖的誓言
湖面涟漪轻泛
低语着时光的舒缓

四月絮语绵绵
它不会喧嚣
却能悄然编织斑斓的画卷

生命的能量“补给站”

孔芬芬

马拉松赛道上每隔几公里设有一个补给站。当我脚步逐渐虚浮、喉间冒火时，志愿者递来的矿泉水、能量胶和盐丸及时为身体补充能量。他们热情的笑容和加油声，更能为跑者赋予精神上的力量，这是我在42.195公里征程中最温暖的记忆。

人生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决定你能跑多远、跑多久的，不仅是起跑时的爆发力，更是那份持久的韧性与坚持。正如赛道旁设有补给站为选手补充水分和能量，在人生的征途上，我们同样需要寻找那些能滋养心灵、重燃斗志的“精神补给站”。

犹记儿时，我被村里男孩推进沟里。回家后，母亲问清缘由，便牵起我那被磕破的小手，风风火火地去找对方理论。那时，我只觉得妈妈的手心很暖，暖到把我心里的委屈和恐惧都烘散。上学和工作后，我不顺心时，总喜欢往家跑，吃一顿母亲做的饭菜，听父母唠唠家常，一觉醒来，整个身体像充满了电一样，满血复活。那些被生活磨出的棱角，被家的力量渐渐软化。家，是我最初的能量补给站。

后来，母亲64岁那年，被诊断出食管癌。面对复杂的病情，她一度想放弃治疗。可我又怎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家塌了半边？于是，我带着两岁的孩子北上，陪她辗转于北京各大医

院。半年的奔波与坚持，终于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母亲的生命。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家依然是那个补给站，只是提供能量的人换成了我。

原来，家的能量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家是永远的港湾，有家，我们的心底就会充满温暖。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半是付出，一半是收获。”这句话道出了家的真谛。在家中，我既是温暖的接收者，也是爱的传递者。家不只是能量的中转站，更重要的是那份相互给予的温暖与关怀。

这一刻，我忽然读懂了婚姻的真谛——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双向的滋养。当我卧病在床时，爱人无微不至的照料是我最坚实的依靠；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我为他准备的可口饭菜里盛满了心疼。幸福就这样在柴米油盐中静静流淌，在四季更迭里悄然生长。我们时而相对无言却心意相通，时而嬉笑打闹像两个孩子，生活的旋律就这样在平淡与欢闹间婉转悠扬。

想起舒婷在《致橡树》中的诗句：“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朵。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那些看似平凡的陪伴，那些困境中的相扶相持，让婚姻不再是令人窒息的围城，而是两个人互为铠甲、彼此成就的温暖港湾。在这里，我们

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命运与共的伴侣，用爱与理解编织着属于我们的永恒。

人生处处都是这样奇妙的能量场。记得这次马拉松，当我咽下能量胶重新起跑时，摇摇晃晃的身影竟成了赛道边观众加油呐喊的理由；大学时，我不喜经营人际关系，最惬意之事，便是泡杯咖啡在图书馆里坐一整天。见我如此，室友亦萌生考研的想法，俩人组队“泡图书馆”。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相视一笑的瞬间，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我有个来自山村的好友，创业遇挫时就背着登山包往山里钻。无论是雪山之巅的云海，还是古寺檐角的风铃，他总不忘在背包外挂几个垃圾袋，登山时顺便捡拾路边的垃圾，人与自然互相救赎着……

《黄帝内经》有云：“天地一大周流，万物各具其气，相感相应。”这揭示了一个深邃的宇宙法则——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浩瀚的能量场中，既是能量的接收者，也是传递者。古人所谓“天人合一”的智慧，恰在于此。

人们总在寻觅为自己赋能的“补给站”。可生命的魅力，就在于我们既是追光者，也是发光体。当我们学会了输出能量，能量便会在给予和接纳之间，形成循环，不仅能增强生命的韧性，更能让每个灵魂拥有前行的勇气。

善的循环

梁克蛟

网上看到个故事。一次旅行，女孩遇到了一对新西兰老夫妇，提着很重的行李。恰巧，他们同住一家酒店。于是，善良的女孩就帮着老夫妇把行李推到了酒店。为表感谢，老夫妇送给女孩一个背包挂件。

神奇的是，一年后，女孩去新西兰旅行，定了一家民宿。这家店正好是那对老夫妇的。他们一看到那个背包挂件，认出了当初帮助他们的女孩。后来，三个人又有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这个比电视剧还精彩的重逢，引来了网友的怒赞。一个人的举手之劳，不仅给别人送去了温暖，冥冥之中仿佛也在帮助未来的自己。

不久前，我也遇见一件类似的小插曲。它没有跨越一年的时光，却奇妙地发生在一个假日午后。

那天，和友人约在街边的咖啡店。到了店门口，只见店家贴出告示：欢喜出游。于是，我们坐在门口的露天座，点起了外卖。

不一会，我想去洗手间，四下一看，才发现整条街的店大多关着门。唯有隔壁一家瑜伽馆，橘灯闪烁，明媚且敞亮。我走到馆前，又迎来一地明亮的地板，干净得让人无法下脚。

只好倚在门前，询问能否借用。店主停下手中挥动的拖把，欣然允许。我脱了鞋，轻轻踩了进去。到了卫生间，深灰色的地砖，同样泛着亮光。好一家洁净的小店。

本以为这次欠下了一份恩情，却不料很快就有了报答的机会。回到露天座，一蓝衣骑手拎着袋东西匆匆赶来。我和友人想都没想，招呼着骑手送到跟前，以为是自己刚才下的单。待要打开，瞥见最上层的水果，有点不对劲，再看外卖单，正是刚才那家瑜伽馆的。

这下，我赶紧提着袋子，乐颠颠地送了回去。店家看见二次出现的我，也不由得笑了。当然，没有之前的交集，我还是会把错拿的水果还回去。只是有了前情，续集显得更加奇妙。

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充满了许多神奇的交汇，有的也许持续一生，有的也许只有几年，或者几个月，甚至只有一刻。无论是哪一种，一个小小的善意，如蝴蝶扇动的翅膀，引起了一个善的气流。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店家的好人品，迎来了回报；我的感恩之心，也得到了报答的机会。世界这么大，又那么小。绕个圈，就又遇见了。助人真是个愉快的循环。



杨亚爽

她临窗而坐，低头看手机。桌子上的柠檬水原封不动。他的咖啡已经端上来了。他闻了闻咖啡的味道，香味满溢。他端起咖啡站在她的对面，很绅士地问：“我能坐在这里吗？”

她不抬头：“请便。”“介意我请你喝杯咖啡吗？”“随便。”“你喜欢蓝山还是拿铁？”她还是不抬头：“我喜欢他的味道。”“他的味道？”他很诧异。“你知道他是什么味道吗？”她抬起头。他看到她眼中盈满了泪水。

服务员向他使了个眼色，把他扯到一边说：“你别惹她！以前一直看到她跟男朋友一起来，他们在这里一呆就是一个下午，都是见到她在说话，男的根本不出声。最近只见她一个人来，估计是失恋了……”

第二次他专程而来，她还是坐在临窗的位置，他直接坐在她的对面，说请她喝咖啡，她低着头还是说：“我喜欢他的味道。”他说：“他的味道，我帮你寻找。”

她抬起头，不置可否地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幽幽道：“你找不到的。”说完把头转向窗外，他看她的侧面，好像在哪里见过，脑海像放电影胶片在飞速快进，突然又停了下来。

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在她面前做了一个动作。她整个人在发抖，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动作。她问：“你怎么……”

他展开一张半年前的报纸，上面报道了一对男女出游时，救了两个孩子，男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最后一瞬间，他伸手做出一个哑语动作——天使，永远定格。她十指压住心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人知道他是哑的。”

他说：“我懂，他的味道其实就是爱……”



书架上的时光博物馆

吴昆

书架上的书，有的挺拔如松，有的慵懒横卧，有的斜倚若思，宛如一群姿态各异的文人雅士。这些书新旧交杂，厚薄相间，却都安分地栖居在那几方檀木格间，构筑起我私人的“时光陈列馆”。

那本《呐喊》已然泛作秋叶般的枯黄，书脊上“鲁迅”二字的金漆也褪去了昔日的光彩。记得十五岁那年的盛夏，蝉声撕扯着闷热的空气，我在旧书摊前蹲得双腿发麻，额间的汗珠滚落在摊开的书页上，洇出一朵透明的花。戴老花镜的摊主打量着我说：“小同学，这是鲁迅先生的真文章。”彼时我尚不解其中深意，只为那《呐喊》二字的心头一震，便倾尽积蓄将其买下。深夜台灯下，读到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段落，先是忍俊不禁，继而莫名鼻酸——那或许是我初次领略文字穿透人心的魔力。

书架中层横躺着一本《欧洲现代艺术史》，精装硬壳，沉甸甸的。这是大学时美术鉴赏课的教材。彼时我常携此书去图书馆，在靠窗的位置一坐就是整个下午。阳光透过玻璃窗，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梵高的向日葵、莫奈的睡莲便在光影间摇曳生姿。有一次邻座女生探头看我正在翻阅的高更作品集，忽然说道：“这画里的塔希提女人，眼神多忧伤啊。”我讶异于她的观察之细，便攀谈起来。后来这个女生成为了我的妻子，而那本书则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如今书页间还夹着当年咖啡馆的票据，墨迹虽已晕染，那段伴着拿铁香气的青春却愈发清晰。

书架角落里塞着一本《王小波全集》，书角卷曲，内页写满了批注。那是工作第三年买的，正值人生低谷期，日日加班到深夜，回到出租屋已是精疲力竭。某个失眠的夜里，随手翻开这本书，读到“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时，竟有种被击中的感觉。此后每晚睡前读几页《王小波全集》成了习惯，在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里，我找到了对抗现实压力的力量。

最上层有几本崭新的育儿书籍，封面鲜艳，与周遭的旧书格格不入。那是儿子出生前后陆续购置的。初为人父时，我如临大敌，每晚必读几页育儿经，画线标记，甚至做笔记。妻子笑我太过于紧张，“比高考还用功”。我却振振有词：“育儿是门科学！”然而当儿子第一次发烧时，那些条理分明的理论全乱了套，我手忙脚乱地翻书查症状，却越看心越慌。最后还是邻家老太太传授的土方子管用——用温水擦身降温。如今儿子已经会自己从书架下层拿绘本看了，这些育儿书成了父爱笨拙的见证——就像当年父亲在《育儿百科》扉页写下的“理论终要落地”，现在才懂得其中深意。

书架上的每本书都是一个时光胶囊，封存着生命中的某个片段。它们不是按照学科或作者排列，而是依着记忆的脉络自然生长。偶尔整理书架时，随手翻开一本，便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间，飘散出经年的气息，混合着旧时光的味道。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的“时光陈列馆”依然固执地拒绝电子化。因为每本书的折痕、批注乃至霉斑，都是生命年轮最忠实的记录者。它们不是按照杜威分类法排列，而是依着记忆的温度自然生长——就像老树盘根错节的脉络，静默地讲述着光阴的故事。

公益广告



垃圾不落地
文明在手中

一纸一屑煞文明 一举一动显文明

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